



英雄安业民

YINGXIONG AN-YEMIN

朱良仪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英雄安业民

朱良仪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写海軍英雄安业民的傳記。全書从安业民的童年时代写起，一直写到他在福建前綫英勇作战，壮烈牺牲为止。作者較詳尽完整地敘述了安业民生前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过程，生动細致地写出了安业民入伍后的学习生活，和在战斗崗位上頑强战斗的事迹。整篇突出了安业民烈士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質，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情緒。

英 雄 安 业 民

朱 良 叙 著

董辰生繪圖 朱延壽美幀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1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书号：文0142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1/25 印張 2 4/7 插圖 5 字數 56,000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60,000

統一书号：R10221·2533

定价：(4) 0.26 元

共序主必战士

安北民永垂

不朽

朱氏
元月廿五日

目 录

打“狗熊蛋”去.....	1
給入路軍送信.....	3
捏紧紅纓枪.....	8
“毛主席最喜爱英雄好汉.....”.....	12
好筋骨是練出来的.....	16
不能散伙.....	22
义务記帳員.....	25
愿望实现了.....	28
第一頁日記.....	32
新伙伴.....	36
亲爱的大炮.....	40
在海岸边站崗.....	45
一件“百衲衣”.....	47
好鋼越擦越亮.....	51
血債記在心上.....	56
命令来了.....	60
严惩蔣賊軍.....	67
四十分鐘.....	71

海岸炮兵之歌.....77

“我还是当瞄准手.....”.....83

把一切献给党.....89

他永远活着.....93

后记.....94

打“狗熊蛋”去

在东海濱上出現了一顆明亮的大星星，星光照射得海水掀起“嘩嘩”的波濤；照射得年青人心中閃耀着灼灼的火花。這是英雄的眼睛。英雄的名字就叫安業民！

安業民生長在遼寧省開原縣離城三十里的四寨子村。村前有座尖山，綠樹成蔭，村後有條小河，河水碧清，可真是有山有水，土地肥沃的好地方。可是從前村里七十多戶莊稼人，都是舊棉絮纏裹着身子，有一餐沒一頓地挨着苦日子。一九四六年村里開來了一隊“老包隊”，那就是地主、惡霸、土匪一幫子壞蛋湊起來的蔣匪軍。他們到處搶劫，挨家敲詐，個個都是橫眉豎眼的，給四寨子村帶來了禍殃。

這一天，一伙“老包隊”氣勢汹汹地衝进村西一家破舊院子，這就是安業民的家。剝落的房牆，靠兩根木頭支撐着。領頭的那個狗排長，院中一站，一雙老鼠眼滴溜溜一轉，猴子嘴巴一撇，可就看上這兩根木頭了。他抬起手臂一揮，大聲吆喝：“來呀！把

木头扛走！”狗强盗一窝蜂拥上去就动手搬木头。

在一旁的业民爸爸见要把支撑房子的木头抬走，那还了得，急急上前拦阻，苦苦地哀求：“老总，木头不能动呀！行行好吧，木头一撤墙会倒，房子就会坍的……”狗排长抢上一步恶狠狠地说：“木头是修炮楼用的，防御八路军进攻，你敢反对？”安爸爸哪里肯松手呀，紧紧地按着木头，不让匪军扛走。狗排长发怒了，小眼睛凸出眼眶，解下他那宽皮带，举手“拍拍”地朝安爸爸抽打下来，安爸爸头上霎时透出一条紫一条青的伤痕，他气得浑身打颤，可是他还紧紧地抱住木头不放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八岁的安业民从尖山采了一筐子野菜回来了；他一见这情形，小胸脯快气炸了，顺手扔下筐子，跳到狗排长面前，蹙紧粗粗的眉毛，眼睛睁得圆鼓鼓的，气急地说：“抢木头，还打我爸爸，你们还讲不讲理？”就朝狗排长扑了上去。狗排长正发狠地打得兴起，想不到一个小孩敢窜出来，他猴子嘴巴一抽动：“小东西，不想活了！”抡起皮带直朝业民挥过来。安爸爸可急坏了，这孩子要是挨着一下，半条命不就送啦，再顾不得木头了，急忙上前把业民抱在怀里，狗排长趁机临空挥舞着皮带，发疯地吼着：“扛走！扛走！”“嘩啦啦”一声，木头抽下来了，一伙“老包队”象蚂蚁抬蚯蚓似地拥着木头走了。

安业民在爸爸怀里挣扎着，眼睛冒着火，口中还是喊：“不讲理！不讲理！”爸爸就劝他：“孩子，忍着点吧，这世道哪有理呀。”匪军去远了，安业民还是紧紧地捏着小拳头，狠狠地說：“狗熊

蛋，我要有枪一定毙了你们这一伙！”

当天，他气呼呼地跑到小伙伴安立本的家里，对安立本说：“走，打狗熊蛋去！”安立本楞了，问道：“用什么打呀？”“我有枪，走！”安业民拉着安立本来到了自己的家里，两人马上动手，削木板，包铁皮，不大会儿真的做成了两把木手枪。

“老包队”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家伙，还是横行霸道，到村里哪家，哪家就得供他吃的；每天抽烟喝酒，昏沉沉，醉醺醺地到处搶劫东西，打罵老百姓。安业民从那天开始就跟在匪军身后，握着他的木枪，比划着，口中喊着：“砰！砰！”可是尽管这样，“老包队”的一根毫毛也不少。业民爸爸又说了：“不行呀，斗不过他们！”业民看看自己的木头枪，也确实有点儿生气了，“拍”的一折两断，把它扔出老远老远，自己闷着一肚子气，默默地跑回家里。他忽地倒在炕上，忽地又跳起来，在屋里打转，心里真不服气，难道就这样算了！就让“狗熊蛋”一辈子骑在我们的头上？嘿！就这么办！安业民又跑到安立本家里去了。他进门就冲着立本喊：“我们来做支大手枪，给狗熊蛋点厉害尝尝。”

两人一商量，就又动工了。这支手枪倒是有点儿道理，枪管是用两个子弹壳套起来做成的，一头可以装枪药，一头装上红头火柴头，只要一扣扳机，打着火柴头，就会使枪药爆炸，声响跟真枪相仿。这下安业民可威风起来了，腰间插着新做的手枪，把匪军遗落在地上的子弹拾起来，掏出枪药分成一小包一小包，当做自己的枪药，准备得好好的。心想：这次得整整那些狗熊

蛋了。

一轉眼，到了麦子快收割的时候了，綠油油的麦穗，已經透出黃色，粒粒飽滿的麦粒，正在收漿結實；農民們都眼巴巴地等待丰收了。忽然，这一天开来了一大队匪軍，拔出刺刀，象一群野豬闖进麦田，連打帶割，霎時間把尚未成熟的麦穗打下一大片。村里的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哭着、喊着、哀求着；这些沒有良心的狗熊蛋，举起枪威胁农民，不讓他們走上前，还叫嚷着：“八路軍快来了，現在不割，你們想留着給共产党吃嗎？今天算是支援‘国軍’吧！”

安业民耐不住了，拉拉安立本的衣角：“毙他两个！”安业民从腰間拔出枪来，塞上一团枪药，使勁按了按，又塞上一团。两人倚在一株柳树边上，一本正經地閉上左眼，右眼貼上枪把，朝匪軍瞄了又瞄。安立本胆怯地問：“真打呀？”安业民可是坚决地給自己下命令了：“放！”說着一扣扳机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声音可真响呵！由于炸药塞得太多，連枪管都炸了！这一枪可把正在糟蹋麦穗的“老包队”吓坏了，以为是八路軍来进攻了，頓時乱了营啦，各自东撞西闖，乱叫乱嚷，象是搗了窩的麻雀，蒙头乱窜，遍地丢下他們的步枪、刺刀和搶收来的麦穗。这一陣可把安业民乐得跳起来了，他抱着安立本說：“狗熊蛋都是膿包蛋！”

鬧騰了半天，“老包队”見沒有动静，又都厚着臉皮裝模作樣地跑回来了。他們馬上耀武揚威地来查放枪的八路軍了，后来才搞清楚是小孩玩的，領头的一想，鬧大了也是自討沒趣，罵了

一陣街，只得散去。

安业民心里可有底了：“狗熊蛋”是欺軟怕硬的。他又找来了子彈壳，重新做了一把新手枪。

給八路軍送信

国民党軍隊天天打敗仗，八路軍节节胜利。一九四七年冬天，四寨子村解放了。国民党軍隊縮进开原城里去。八路軍来了，村里喜气洋洋。八路軍进村子象是家里人回来了，挑水扫地，帮群众干庄稼活，啥都在行，真是穷人的亲人来了。

安业民也忙啦，头戴一頂破狗皮帽，腰束一根麻繩，把旧棉衣捆得紧箍箍的，佩上“手枪”，做了八路軍的小向导。业民跟八路軍叔叔混得可熟了，整天在一起鬧着玩着，他最喜欢摸弄八路軍叔叔的枪。他知道这是真正打“狗熊蛋”的枪，赶走穷人死对头的武器。

安业民在这时交上了一个好朋友，八路軍的王指导員。王指导員教业民唱歌，給业民講革命故事。以前他只听爸爸講过岳飞的故事，現在，楊靖宇、刘志丹这些英雄的名字，在业民心里种下根了。他常常叫指导員重复地再講一遍。每次，安业民总是出神地張着圓圓的小嘴听着。有一天，他忽然向指导員提出了問題：“楊靖宇將軍这样苦，只是吃些草根树皮，为什么还能这样勇敢，打得日本鬼子都怕他？”指导員笑咪咪地回答說：“是呀，这因

为他們都有一个很远大的理想，要把天下夺回来給穷人管，不但要給穷人都吃飽飯，还要过最好最幸福的生活！”安业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指导員神采飞揚的面龐。好一会儿，他蹦起来，抓住王指导員的手說：“指导員，你們也是在夺天下！我长大了也当八路軍，行嗎？……”

指导員一把抱住安业民呵呵地笑了。

有一天，王指导員拿了一封信来到业民家院子里，叫安爸爸找一个可靠的孩子，把信送到离敌人占据的开原城很近的腰寨子去，他說：“这封信很重要，中午一定得送到。大人送，敌人很注意，最好找个孩子去。”

安爸爸接过信，看看口頭已經爬上屋檐了，中午送到得赶快找人去。可是找誰合适呢？安爸爸捧着头沉思起来。业民这时正与小朋友姜庭在炕上玩，可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他一声不吭，跳下炕，跑到爸爸面前，輕輕地說：“爸爸，我去吧！”安爸爸猛一惊，他見业民睜大亮晶晶的眼睛望着自己，业民只有九岁，十来里地去送信，能不誤事嗎？安爸爸犹豫了。

“爸爸……”业民又叫了一声，他象一个战士立正站着，等待着命令。安爸爸觉得自己的儿子能行，可是到底他年紀太小了，还是找一个年紀大的陪着去吧。安爸爸正在想着，姜庭可也悄悄地站到身边来了，他鼓起勇气上前說：“大伯，我和他一块儿去。”姜庭的年紀比业民还要小一岁，安爸爸看到两个人的坚决样子，就答应了他們的要求。安爸爸交代清楚了，又再三叮囑：

“小心，信送到了馬上回來！”

兩人走了，經過前面村子，忽然窜出一群狗來，張牙舞爪，“汪汪”直吠，氣勢汹汹地朝他們兩個撲來。姜庭吓得不敢向前了，他緊牽業民的衣角，吁吁着說：“業民哥，回去吧……”安業民也有點怕，可是回去的話，信誰送呀？八路軍叔叔什麼都不怕，我們就怕幾條狗嗎！他鼓鼓膽量朝姜庭說：“別害怕，狗怕人的。你看我。”業民朝胸口摸了摸信，整了整衣服，然後搬起塊大石頭，一挺胸，喊了聲：“走！”繃着臉，象要跟誰肉搏一樣，一步一步地向狗群走過去。姜庭緊貼在業民身後，眼睛直瞅着狗群，怕狗撲上來。可是，狗卻夾起尾巴躲遠了，等業民過去了，才又在身後狂吠起來。

一過去，姜庭的胆子就大起來了，跳跳蹦蹦地闖到頭里去了。來到了一座大廟門前，姜庭又不走了，向業民說：“進去玩玩吧，瞅瞅泥菩薩去。”業民也早想到這裡來玩了。紅臉膛的四大金剛，金黃發亮的彌勒佛，要是騎在這些大菩薩的身上多好玩呀，說不定能撿到很多香棒。順道進去遛遛吧！可是，不！安業民又摸摸胸口的信，象個大人的樣子，對姜庭說：“有任務吶，回來玩。”拉着姜庭就跑了。

信送到了。收信人夸贊他倆說：“小弟弟，謝謝你們啦。這封信很重要，你們一點兒也沒有誤時，太好啦！”

他們兩人得到叔叔的夸贊，當然很高興，業民更是高興，因為他知道：他為八路軍叔叔做了一件事了。八路軍叔叔又是為了

我們窮人在爭天下的。

在回家的途中，安業民想：这下可以玩玩了。就拉着姜庭去逛大廟。一直玩到太陽偏西，才趕緊往家趕。

家里的安爸爸可急壞了，以為出了事啦，早到村口來迎了。業民和姜庭興匆匆地跑到安爸爸面前，姜庭搶着把送信的事說了一遍，他滿以為安爸爸能夸贊他們几句。可是安爸爸沉着臉非常嚴肅地說：“這算完成任務！叫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……”姜庭想不到挨了批評，小嘴巴撅得老高；業民卻沒有爭辯一句，默默地悶著頭往家走。到家也不吃飯了。他心裡盤旋著爸爸說的話，他心裡想：“爸爸說得對，不應該貪玩，稀里糊塗的，大起來怎麼能當八路軍呀！”

捏緊紅纓槍

不幾天，村里成立了兒童團，安業民也拿起了比他身子高出一半的紅纓槍，當上了兒童團的班長。他心裡甜滋滋的，高興得晚上都睡不着覺。他愛上這根槍啦，睡覺時也把槍倚在身旁。每天清早，天色才透出一縷灰蒙蒙的亮光，就悄悄地爬下炕來了。他抱著槍來到院子裡一塊平平整整的石頭前面，卷卷袖管，開始磨起槍尖來，直磨得槍尖有棱有角閃閃地發光，他就用大拇指輕輕地拭拭槍尖的鋒刃。滿意了，兩手放在嘴邊上，呵呵熱氣，搓搓手，用手指把鮮紅的槍繩梳理好，然後喚出他那最近養的只有

小板凳高的小獵狗，上崗去了。

安業民的崗位在村頭，他經常踮起腳來，用手在眼前搭成“涼棚”，朝着敵人盤踞的開原城了望，他想：說不定會從那碉堡重重、死氣沉沉的城里鑽出個特務、壞蛋來，要是讓他混到這里來那可糟啦！

那天，他看到兩個穿着灰棉大衣的人，急匆匆地朝村里奔來。業民的濃眉豎起來了，把腰間的麻繩緊了緊，待那兩個人走近，業民把紅纓槍一挺，攔住了去路，大聲問他們：“哪兒來？到哪儿去？有路條沒有？”那兩人停下來，和氣地說：“小弟弟，我們沒有路條，我們是八路軍。”業民聽說是八路軍，真的把槍縮了回來，想放他們過去，可是定睛一看，他們既沒有穿軍裝，也沒有帶符號，要是壞人冒牌怎麼辦？他又猛地跨前一步，把槍橫過來攔住說：“八路軍也得拿路條！”這一手真把這兩個人難住了，搖搖頭，半晌沒有辦法。最後那人又說了：“小弟弟，你知道八二部隊嗎？”“知道！”“我們就是八二部隊的。”業民又細細地朝他們看了一遍，八二部隊就住在村里，可沒有見過他們兩個。業民就說：“村里沒見過你們。”這兩人只得說：“這樣吧，我們打听一個人，這個人你認識就放我們進去。”說妥了，這兩人說出是找王指導員的，業民还是不放心，問清了王指導員的名字、臉形，相信了，才點點頭放他們過去。

以後才知道這兩個人還是八路軍的首長。

安業民認真查路條的事兒在八路軍里傳開了，誰見着都夸

他能干。业民总是低着头也不說啥。王指导員見了他，就拍拍他的肩膀說：“做得对，枪杆子捏到手里，可不能讓坏蛋混过去。”

指导員的話，就象是一点火种，在业民的心里，忽閃忽閃地发亮。有一次，业民带着心爱的小猎狗到崗哨上去，崗哨上已經站滿了人，安业民一看多了一个新人，地主的小坏蛋馬四貴竟也站在崗哨上。霎时，业民这双大眼睛睜得滾圓滾圓，一双濃眉又紧蹙在一起，严肃地向馬四貴走去；他那炯炯有神的眼光迫得小坏蛋縮起身子往后退。业民一个箭步上去，一手夺过紅纓枪，象雷鳴一样严厉地喊着：“滾开！”馬四貴吓得沒命地溜跑，小猎狗也跟在馬四貴身后“汪汪”乱吠，給主人助威。大伙儿都大笑起来，安业民还是板着臉，回头对大伙儿說：“我們的紅纓枪是防坏人的，怎么能把它交給坏蛋！”

以后，儿童团的崗哨調整了，安业民被調到中街十字路口来了。这里东西两头都是村子，南边是一片发青的庄稼田，向北就是清河；业民就在这重要的地点站崗，專門盘查往来行人。一天，业民剛上崗，看見东崗上过来一个人，高大个子，漆黑的臉膛，就象涂上一层鍋灰，胸圍足有門板那么寬。村里从沒有見過这个人，虽然是通过东崗上过来的，也得再查問一下，他招呼了四个同伴，都紧握着紅纓枪等待着，待这大汉靠近了，一声招呼都甯了出来。业民站在头里問：“哪儿来？哪儿去？拿路条来！”大汉可滿不在乎，心想：几个黄毛孩子还能怎么的，就随便說：“沒有带路条。”业民听到沒带路条，又是外地口音，警惕性可更提高了，

手把枪杆握得紧紧的，气鼓鼓地嚷着：“没有路条，到农会去一次！”那大个子露出大牙，一阵狞笑还跨前一步，卷了卷袖管，伸出他那蒲扇般的毛茸茸的大手，恶狠狠地放粗了喉咙喊：“别耽误我的事！闪开，小鬼还敢管大人！”说着来势汹汹地冲来了，这一嚷，别的孩子可都心慌了，慢慢地向后退缩，不敢近前，安业民可两样，他两条腿就象埋在土里，身子站得笔挺，红缨枪又往上抬了抬，对准了这大汉的脸孔，坚决地拦住不放。那坏蛋一步步走近业民面前，看样子真要动手了。但业民还是用枪指着，一双大眼睛也瞪着他。这时不知道是安业民闪亮闪亮的眼光刺痛了他的眼睛，还是闪亮闪亮的红缨枪尖刺伤了他的眼睛，大汉竟有点胆怯了，他嘴里虽还在骂着，两只眼睛却贼溜溜地直转，朝前看看，迟疑了一阵，趁业民不防，拨转身子，撒开腿，顺着柳树堤，绕道往北跑了。业民怎肯放过他，紧跟着追了上来。大汉腿长步大，不几步就把业民甩得老远，业民再加紧脚步也赶不上。业民心里一急就大声喊：“抓坏蛋啊！坏人跑了！”一个逃一个追，越逃越急，越追越快，那坏蛋就逃到了清河边。碧清的河水，清得一眼见底，河水深到大汉腰间。那大汉赶忙卷起裤腿想涉过河去，还回头捏着拳头朝业民晃了晃，吓唬他说：“小鬼，看你敢来就淹死你。”业民早下定决心，不要说你过河，就是躲到河底，我也要把你抓起来。但是心里却也越来越焦急，如果真的给坏蛋淹死怎么办？急得放大喉咙喊着：“坏人要从河上跑了，抓坏人啊！”这一叫可起作用了，惊动了清河对岸八路军的两个巡逻哨。